

子皆得易而侮之若季子不禮於其
見棄於其妻一旦高車駟馬旌旄導
車擁後夾道之人相與駢肩累迹瞻

天香

王安忆 / 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人也 錦之 介之 羞愧

德為時名卿自公少時已擢高科登
內之士聞下風而望餘光者蓋亦有
謂將相而富貴皆公所宜素有非如
人僥倖得志於一時出於庸夫愚婦
以驚駭而夸耀之也然則高牙大纛



窮此公之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聲詩以耀
可薄蓋垂無窮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
此見公止夸一時榮一鄉有公一有和中

天書

王安忆 / 著

人民文學出版社

此公之為可薄蓋不以昔日所夸富貴為
時榮也此見公之視富貴為何如而其
量哉故能出入得中勳勞王家而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天香/王安忆著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11

ISBN 978-7-02-008459-3

I. ①天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018538号

责任编辑:杨 柳

责任校对:杨益民

责任印制:史 帅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编:100705

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320 千字 开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 印张 12.875 插页 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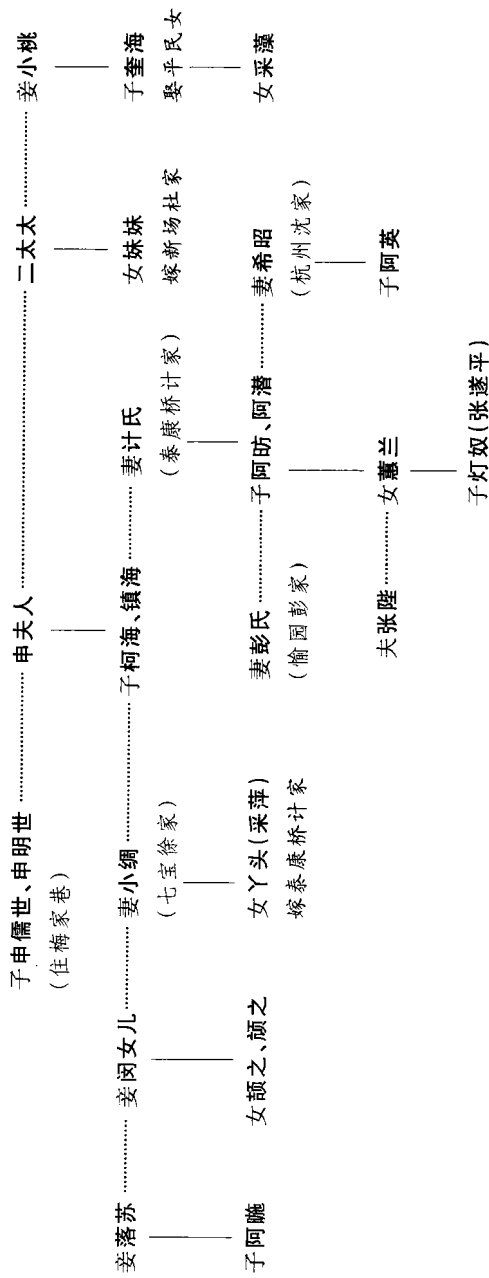
2011年5月北京第1版 2011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50000

ISBN 978-7-02-008459-3 定价 30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-65233595

老夫人



目 录

第一卷 造 园	1
第二卷 绣 画	127
第三卷 设 幔	268

第一卷 造 园

1 桃 林

嘉靖三十八年,上海有好几处破土动工,造园子。

本朝开始,此地就起了造园的风气。中了进士,出去做官,或者本来在外面做官,如今卸任回家,都要兴土木造园子。近二百年里,苏松一带,大大小小的园子,无以计数。

自洪武三年,复又开科取士,士子如同久旱逢雨露。尤其江南地方,多有殷实富庶人家,却不大有来历,读了书无非用作愤世嫉俗,抑或吟风颂月,总之自家消遣。一旦洞开天地,前程在望,无不跃跃欲试。于是,学校林立,人才辈出,到此时,可说鼎盛。那些大小园子,就是证明。每到春暖,这边草长,那边莺飞,遍地花开,景象十分繁荣。

此地临海,江水携泥沙冲击而下,逐成陆地平原,因之而称上海。南北东西河网密布,多少年多少代,总苦于淤塞,无数沟渠成了平地,舟船断路,又有无数平地犁成沟渠,人家淹溺。每逢潮汛,泥泽交织,再倒灌进海水,好比在盐卤中浆一遍。历朝历代,无不忙于开河与疏浚。及至本朝,拓宽一条范家浜,与旧河黄浦、南跑浦合成申江,直向海口去。又疏浚咸塘港、虬江、北沙港、蒲汇塘、

吴淞江、顾浦、大瓦浦……一并归向申江，奔腾入海，一个混沌世界终分出经纬来。嘉靖年，申江两岸设了六处官渡，天堑便有了通途。

嘉靖年还有一桩德政，就是筑城。三十二年这一年，四至六月之间，就有五次倭寇从海上来犯，烧、杀、掠、抢，无恶不作。官绅上奏朝廷，恳请筑城，得允之后，知府立即下令，募捐集资，划界制图。一时间，拆屋献田，倾家助役。十月动工，十二月城池便拔地而起。说及时真及时，仅一个月过后，倭寇就来，碰了个钉子，悻悻然而去。三十五年，卷土重来，足足围城十七日，到底也没有得手。三十七年，崇福道院重修，立碑记抗倭事迹。自此，上海平靖。

总之，嘉靖三十八年是个好光景，应得天时、地利、人和的吉言。在造的几处园子，有两处称得上奇观，一为彭姓人家，长子当年正科会试落第，其父则上任刑部，官至尚书。一上一下，是在运势，就要造园子以振旗鼓。将宅西边足百亩菜畦子圈下，请的一名造园大师，专会叠石。所以，这园子就以石为主旨：异峰突起，危如累卵，重峦叠嶂，穿流漏雨，自是无须说了，只谓寻常文章。另有紧要，称得上诗眼的，是几具奇石，不知从哪里得来，全是可遇不可求：有一具“玉玲珑”，遍体七十二孔，以水灌顶，孔孔泉流，石底燃一炉香，窍窍烟出；又一具“三生石”，色随时变，立春由苍而翠，到立夏几如碧绿，然后渐深，转向烟灰，到冬至黑尽，又渐透青，立春时又及翠，如同还魂；还一具名“含情”，梅雨时分泪如雨下；再有一块石，看似平淡无奇，却是从菜畦中掘出，上刻一个字“愉”，无落款，字体颇古，似有些前缘，立于园中，就做了园名……古人说“仁者乐山，智者乐水”，造园大师其实从石中取山，隐一个“仁”字。这是奇观之一，奇观之二在申家。

申家次子申明世中进士而造园。申家不像彭家有渊源，只在此辈中才与经济仕途有涉。长子申儒世在道州做太守，数年前卸任回家，造园子名“万竹村”，以竹子为题。做兄长的本意是新园

子取“菊”或“梅”，但内心也觉寒素了些，因兄弟不像他，是归隐，而是正在待发之势。就想到白玉兰。白玉兰树干硕壮，花朵丰腴，堪载敦厚之德。申明世却有些迟疑，说白玉兰开花时确实盛大美好，但谢落也是大块大块地凋敝，触目惊心。申儒世一想也是，又提议紫藤。申明世沉吟一时，抬头笑道：桂花如何？申儒世也笑了，“桂花”摆明了“折桂”的意思，浅显了不说，又是可食的香味，调羹煮汤的，几乎可下炊了，晓得兄弟是在搪塞，表示紫藤也不合意。便把话题放下，先择地再说。

这一回申儒世主意已定，不容兄弟反驳，就在他的万竹村东邻。那里有数十亩地，原就是造万竹村时一并圈下，用去不足一半，租给附近农户栽桃。于是，兄弟二人结伴往万竹村东看地，远远就见一片红云悬浮，原来是桃花盛开。花朵丛中，穿行飞舞成千上万粉蝶，如同花蕊从天而降；地下则碧绿缠绕，是间种的蚕豆，豆荚子在风中响着铃铛。申明世手一指：就是它了，桃花。申儒世并不十分赞同，觉着颜色太过娇嫩，难免有脂粉气。但再想落花结果，到底与稼穡有关，所以要把园名应在果实上，或者就叫“桃露”，还是觉得俗媚，或者“蟠桃林”，也不对，总是入偏锋。苦心琢磨，又有一名：沁芳。意境虽艳丽了些，字面却还有几分文雅。明世听了，默念几遍，断然道：叫“天香”。“天香”得自“沁芳”，却要高古，儒世不禁服气了。如此，多少离桃林的立意远开去，但不论怎么称呼，园子还是以桃林取胜。

由造园子引起，周边乡镇，多有以土木园艺为生计的。凿池子，烧砖瓦窑，开山取石，筛土运沙，经营苗圃……也就是依着这些营生，镇市扩大繁荣，房屋鳞次栉比，商铺成行，酒旗林立，到入夜时分，换成红灯笼，简直满天流萤，又有一路营生出场了。造园的工艺里，木匠为最大。愉园里的奇石，天香园的桃林，是主旨无疑，山、水、树、径可称辞藻；可再是神来之笔，终不成章句，必要依凭于亭台楼阁，方能连绵成赋咏曲唱。就是说，木匠的活计关系到园子

的结构，画园子的图是要经他们的眼睛，略有不是，便被挑出来，无论什么造园大师，心里都怵几分，所以人称大木匠。

大木匠多不住在市镇，他们住哪里呢？西门外，大约七八里，就是热闹的七宝镇。再向北行二三里，刹那间便清静下来，一条细水，绵延于芦花之间，古时栖息过白鹤，于是，水叫白鹤江，村叫白鹤村。白鹤村的村落十分规整，村道东西向，巷道则南北通，形成一个连一个的井字。院落一般大小，屋脊一齐高低，门和窗是普通白木，匠作却精到，木面光洁，推拉轻巧。迎门的案上，供的多是祖师鲁班，这就是大木匠的家。不知谁是头一个，师父带徒弟，徒弟带徒孙，一辈连一辈往这里迁，所以，虽然是杂姓，但人们还都是称大木匠为白木匠。如今，人烟渐渐稠密，白鹤的踪迹就稀了，难得飞来一只两只，在水上起落，许是寻旧巢穴，没寻着，又飞走了。

为请白木匠造园子，申家兄弟专程去一趟白鹤村。换了别家，断不作此举，怕失身份。可这就是申家做派与人不同，一是待人心诚，无论尊卑长幼；二也是爱玩乐。白鹤村听来有几分仙名，白鹤江中又特有一种四鳃鲈，而他们，雅兴俗兴皆备，因此，选一个日子，兴冲冲地去了。行一段水路，乘一程轿车，再涉水。此地水网交织，这些年疏浚有成，畅通许多，舟楫折几回头，帆篷转几向，便入了白鹤江。两边芦苇高而且密，偶尔破开一线，就有水绿的秧田掠过，随即弥合，隔断视线，却有无数线的光透进。芦丛稀薄一些，绰约可见后边的房舍，皮影样走过，又像走马灯上的景物。然后就听小孩子们嚷：新进士来了，新进士来了！

其年，申明世三十五岁，儒世长十二岁，正好一轮，都肖羊。自古就有男羊名贵的说法，走遍天下有吃喝，在兄弟二人，很是应验。祖产极丰，经营盐业，就很可观，又有大片田地，苏州地方上顷的棉田，松江则是稻麦，浙一带又有桑林与竹山，朱元璋修明长城，到江南募银子，他家也饶上一份，称得上是名绅。他们兄弟一辈，世道平定，天无大灾，国无大乱，田产增了一倍多，可说过着锦衣玉食的

生活。兄弟俩都是高身量，猿臂，蜂腰，长脸形，肤色白皙。儒世去到西南地方做太守，很吃了苦，勉强做了三年，父亲去世，丁忧卸任，一旦回家就再也不去了。离家的三年，已染了些风霜，面上就有苍色。明世要年轻一轮，天性也轻快一些，不知人世的罪过，新中了进士，意气风发，神情飞扬，脸庞一层玉白，光彩照人。两人都着湖绸便服，头顶圆帽，披儒巾。儒世的一身是皂色隐回字纹，明世是一种暗青，藏紫色团花。两人都系靛蓝丝绦腰带，青色布靴。芦苇尽头，露一具小码头，弃舟登岸。前前后后跑着小孩子，穿着布衣布裤，染浆都还平整干净，一路嚷着：新进士来了！进了村，前面已有人来接，正是一名白木匠，个头不高，极精悍，扎青布头巾，着青布袍，蹬一双朱红布靴，看起来爽目得很。

白木匠本姓章，在白鹤村算得有辈分的，祖师爷给明太祖洪武帝造过皇宫和花园。走进院中，与普通农家无异，案几简要，但色泽极沉，近荸荠色，又泛红，看不出纹理，又不着漆，因没有浮光，知道不是平凡材质。章师傅喊上茶，就有一个村妇端托盘来，茶盅有吃饭的碗大，一色的白，瓷不细，却润厚结实。又不知什么名目的土茶，叶阔梗粗，塞了满满半盅，无香无臭，喝进口极为青涩，好比食草，不时就觉腹空，饥肠辘辘，似有清脂去膻的功用。一看天，也到了正午，该是用膳的钟点。送茶的村妇又带了几名村姑，往往返返，八仙桌中央便浮屠样的架起漆盒，最底下八个，各色菜蔬；叠六个冷荤；再叠四个热菜，如此叠上去，至高一个大盒，正是传闻中的四鳃鲈鱼。那进出的女人，都着布衣布裙，但织法与染法都与本乡不同，显见并不是自家机上的土布，而是布肆中买来。女人大约是章师傅的妻女，那最小的十二三岁，发黑黑的，颊红红的，笑眼弯弯，露出阔而平的牙，一定是小女儿了。酒菜布好，人就都不见了。

菜系总是外一路的，冷荤用的卤很特别，味很重，又有一股凛冽的药味；热菜里多用十三香，与本地做派不同，也是味重，尤其一道豆腐，小半块砖样大，一口咬进去，芯子里滚烫，舌头去一层皮；

那四鳃鲈鱼有半臂长，七八条埋在寸二长的野韭菜里，用豆酱炖，香气扑鼻。申家兄弟这就知道，章师傅家的菜讲的不是“鲜”，而是“香”。主食不是米饭，而是高桩馒头，章师傅那样做活的手合抱起来，才有馒头大，也不是精白，是蜜色，麦香腾地上了房梁。喝的简直就是酒母，斟在大碗里，酒意荡漾，就是不醉呢！醺然中，主客双方话都稠起来。

明世问，章师傅的师爷造过太祖的御花园，能不能讲几件轶事听听？章师傅一笑——他的长相是小窄脸，眉眼很疏，唇薄，齿细，说起来有些鼠相，但神气闲定，毫不畏瑟，手艺人一技在身，哪朝哪代都有饭吃，所以牌位上供着鲁师祖，是真正的衣食父母。章师傅一笑，竟有几分妩媚，他用手拢着口，说：今天除二位进士，没有杂人，告诉一句话，师爷传下来的，对枕边人都不曾说过。两位进士将头凑过去，小声问：什么话？章师傅的声音更轻了，近乎耳语：应天府不能定都！新进士说：不是北迁了吗？这话说得直愣愣的，章师傅又笑。儒世说：自古南朝多是流寓，所以不吉祥。章师傅摇头道：归根结底，气候不宜。然后就说了一桩故事。

进士知道，造宫殿的石料如何运送？从冰上走！顺天府紫禁城内院里的石料有多大？你撒开腿跑吧！一口气跑下去，跑不到接缝处。应天府造皇宫，山上采了一方石料，等冬季来临，路上结成厚冰，开始往回运。运到中途，天就转暖开冻，石材陷进泥泞，再动不了分寸。等二年入冬，那石材已夯实在地底下。二位什么时候去南京，不妨看一看，杨山脚下，麦地里，立着一堵峭壁，就是它。一个地方，造不起来大殿，就是王气不足，必衰！永乐年间迁都北上，着实英明之举，否则，哪里来的这国泰民安、风调雨顺？

乘了酒兴，儒世也说了一桩奇闻。在他做太守的西南地方，有巫术，专从各种蛇蝎中采汁，调制成药，剧毒。调法各有不同，调蛊者自配解药，无人可替代。服蛊之后，当时无恙，但过三月或半年，甚至数载，自会发作，或疯或癫，失魂落魄，纠缠一段毙命。有用来

讹诈钱财,有用来报宿仇,还有使行旅者如期归,总之是辖制人的意图。明世一边悚然,一边又好奇,盘问诸种细节,蛇蝎是野生还是家养,配方是家传还是自创?儒世就说:你问这些做什么?本都不该读书人知道的,化外之地,无德无教。章师傅也说:没有规矩,万事皆不成方圆。

酒饭已毕,日头西移,天光稀薄了,申氏兄弟嘱人将几只大猪头,几坛黄酒,几匹麻布送上,算作见面礼。章师傅回敬的是几筐果蔬,方从田里架上摘下,用章师傅的话:魂还没跑走呢!关于工程的事项,早已由专人与章师傅交代,申氏兄弟其实是不管事的。这时上得船,夕照将白鹤江灌成一溪金汤,船一张篷,离岸了。

这厢园子开工,那边厢明世准备离家上任,要去的地方在江西道清江县,路远迢迢,在官身不由己,没个三年两载别想回来。明世并不惧怕,对外面的世界他很有向往,只是想从家乡带个女眷同去,好有个照应,聊解寂寞。其时,他已有一妻一妾,长子柯海十七,次子镇海十五,均为正房所出,妾生有一个女儿,方才五岁,家里都叫她妹妹。妻要侍奉婆母,妾要哺育黄口小儿,都是有牵扯的人,走不开,所以就想纳个小妾。明世心中有些属意章师傅家那个小的,一派天籁模样,着人去打听,才知道那小的并不是章师傅的女儿,而是章师傅的小妾,名叫荞麦,冷不防吃一惊。再想,章师傅为什么不能纳妾?在他们行中,亦有贵贱上下之分,不是说行行出状元吗?章师傅就是那一行的状元!不由要笑自己。眼前却浮起那村姑娇憨的面容,难免猜测是谁家女儿,多少生出怜惜的心情,自此就决意要觅一个乡下丫头,没怎么见过世面的。有人来传话,原本儒世建万竹村买下菜地的那一家,也有个女儿,十五岁。于是,召那家的女人带女儿来送一趟蔬菜,让明世从旁搭一搭眼。那丫头特地穿了好衣服,遮掉些村气,人要比章师傅家的单薄细巧,也还天真,明世就要了。菜园子家再再申明不是卖女儿,只为钦仰申氏几代风气端正纯良,为女儿谋个好归宿。申家当然是不

会亏待,重重给了笔银子,不日就娶进门,带着上路去。

天香园的桃树挂果了,果实沉重,只二三个就足一斤,皮薄肉厚,汁水饱满;可贵的是口味里有一种奇香,近似梨,近似杏,又近似甜瓜,可回味数度,还是桃,不知先前人家如何栽培嫁接的。明世给新妾取了个名,叫小桃。

2 喜盈门

三年后,明世调往京师做官,上任前回家省亲,小桃已经结子。这回省亲,还为了一件大喜事,就是长子柯海娶妻。

这年柯海二十岁。十三岁那年入童试,取生员,小小的人,戴了方巾,着蓝衫进县学读书。岁考名列第一等,于是进秋闱,脱颖而出,中正榜举人,年仅十六。本地人称神童,又道是魁星下凡。背地里也有闲杂人说,开蒙早,闭蒙就也早,反过来,不是有大器晚成的说法吗?倒不是应验开蒙闭蒙的闲言,而是父亲去清江上任,缺了人管束,家中又有新园子,玩心大增,读书的精神自然就松弛下来。造园子的二年里,他就好像监工一样,日日到工地上点卯,看劳役挖池子,堆山石,栽花种苗,建堂筑阁,章师傅都不如他到得勤。眼看着平地起来一幅园子图,先是水墨,然后着颜色,鲜亮起来。一日清早,柯海一人走进园子,薄雾中,楼阁迤迳,窗扇门扉后头,仿佛有笑语声,听见人来,刹那间悄然而止,分明是活泼泼另一个世界。柯海等不及完工的一日,邀来学中友好游园。他的同伴多出身富庶人家,天智也都聪慧,不比那些老童生,死死地啃书,过着枯索的人生。他们可不同,除读书外,还有许多余裕,难免会有点荒唐,却是有趣的。他们随柯海冶游一番,到底挑剔不出什么来,只道出一件略微的可惜,就是池中无莲。此时已过了栽莲的季节,别人家的莲花正盛开着,急什么呢?明年这时候,也是一样的

繁花似锦。可是柯海却等不得，当下许诺，明日再来便是一池莲花。人们怎么相信？越不相信，柯海越坚持第二日的约请，同伴们也不让了，问是否当真？柯海道：一诺千金。于是，定好时辰，离此刻正好一个昼夜。少年人的热情是可怕的，一步逼一步，简直像火并一样，完全不顾及现实，只是一股脑地上。夸下这么大的海口，柯海怎么办？他一点办法也没有，可是，章师傅有办法啊！

章师傅已经成了柯海的老师，玩意儿的老师。木头疙瘩都能雕出花来，还有什么不能的呢？章师傅听了柯海的请求，沉吟着，有一时不说话。柯海不以为章师傅在作难，一点不着急，踏实等着。果然，章师傅说话了，章师傅说：惟有一个办法，募集。募集？柯海不明白。章师傅再说：让家中大小仆佣一并出发，分头向东西南北方圆数里人家征买，不计银子，连泥带水盛在木盆里，端回来，放在水中，浮舟一般，铺排开来。这一日连一夜，车载人拉，不晓得忙到几更。柯海万事不管，只管次日一早，带昨日那一拨人进园子，连他自己都惊呆了。天香园“一夜莲花”的奇事不胫而走，满城尽传，有道是人间仙境，也有道是申家子弟会胡闹。他母亲专去找章师傅说话，让他别一味顺着孩子，纵得没分寸，老爷回家要怪罪。章师傅只是笑，笑过之后，说出一句：该给爷娶媳妇了。

早两年，申明世在家的時候，就给柯海说定一门亲，七宝徐家的女儿。徐家本是北方陇西人，祖上在宋时有封地，随康王南渡，在南宋做官，屡次兵乱中，子孙逐渐前往苏松一带，终于定居七宝，修了宗祠，生活起居，已与本地人无异。近几代就与申家有往来，或在同一个学校，或赴同一场县试，甚而榜上齐名。申家没什么渊源，所以对世家特别起敬意。虽然徐家的来历早已随宋室湮灭而消迹，宗祠也并不阔大轩朗，日子多少还有些拮据，可代代相继，却没有中断，回溯过去，都有踪可循，是正统人家。徐家女儿比柯海年少一岁，在家读了些书，这一点也叫申家喜欢。读过书，又有身世，可不就是知书达礼？柯海自己倒无所谓这些，对娶亲也没有特

别的关心,他自小就知道要娶亲,之后也许还会纳妾,然后有一群儿女,接下来就轮到替儿女论嫁娶了。所以女人于他,就代表着一种赖不脱的人生,并无多大兴味。章师傅向母亲提建议,柯海难免有怨言,觉得多管闲事了。章师傅说:怪我吗?怪你闹得凶了!柯海说:难道娶了媳妇就不能闹了?章师傅说:不是不能闹,是不想闹!柯海问:为什么?章师傅说:还不是有大乐子了!柯海再问:什么大乐子?章师傅不肯说了。柯海就追着问,章师傅则快快地逃。读书人到底追不上做活人的腿脚,不过章师傅的村话倒勾起了一点憧憬。这是对娶亲,至于要娶的那个人,徐家的女儿,终是遥远而且模糊的,还不如章师傅的那个乡下丫头荞麦来得生动活泼。

手艺人规矩轻,那丫头有时跟章师傅进园子玩,人们随章师傅叫她乳名:荞麦。荞麦,过来这边,荞麦,过去那边。她便夹紧了怀里的婴儿,一溜烟地过去和过来,看不出来,她已经做了母亲。叫她最多的是妹妹,小荞麦好几岁,因没人做伴,就缠上了荞麦。有时柯海看见,一大一小两个丫头在园子里,头抵头蹲着,用水和了泥,捏成小饺子,排在枇杷树叶上。婴儿呢,就躺在树底下,身上盖的是芭蕉叶。柯海不由驻足看着,人影子遮了她们。抬头看看是谁,又低下去忙自己的,神情很严肃。那庶出的妹妹,平日里吃母亲和姨娘的教训,小小年纪总是苦着一张脸,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老成许多,几乎和荞麦差不多,此时也变得有趣了。柯海走开去,等他走回来时,婴儿已经睡醒,竖在两个大人中间,面前摆着一枇杷叶泥饺子,一枇杷叶泥包子,还有一条泥捏的鱼,很隆重地搁在一片瓦上。三个人正襟危坐,并不说话,坐大席的样子。柯海几乎要笑出声来,心想:这会不会就是章师傅说的“大乐子”呢?紧接又想:徐家那女儿,不知是什么样子的?想到此,脸上的笑收起来,换上羞涩的表情,心里渐起一种宁馨,真有些像要娶亲的人了。

申明世回来的日子近了,家里忙着收拾屋子,要把回家省亲人

的屋子收拾出来，又要把新人的屋子收拾出来。

申家的宅子在万竹村和天香园的南边，之间隔一条方浜，临北门，门前有一具小码头，供乡下送粮送柴的船停泊。门有四扇，硬木的龙骨，分上下两部，上部为竹签，一律削成筷子粗细，排紧插齐；腰间横一条实木板，板上刻团花和蔓草，漆大红与大绿，墨色描线；下半部是细篾编成席簟，纵横数排锡钉，布满天星。风火墙高足有丈八，刷得雪白，墙头顶灰瓦檐。沿风火墙向东，再南转，墙上开一道单扇小门，漆成黑，才是平日里进出用的。从这侧门进宅邸，横穿过几重庭院，几处厅堂，再有几层过廊，几条甬道，都是在宅子的腹背之地。忽然脚下传来汨汨水声，就看见有一条细流在两面山墙之间穿行而来，廊道下豁开一面围栏，下去几级台阶，原是一个极小的码头，可进手划舢板，直接将肉菜酒酱送至厨房。厨房分几进，一进是磨盘，日夜轰隆作响，磨麦磨豆；二进是汤灶，一列半人高的炖罐，不熄火地煨着各味高汤；再一进里，几条长案上置满了菜式……

儒世与明世各占宅子一半，儒世在东，明世在西，老太太居中——前堂，中庭，正院。儒世的一半都是平房院落，明世的一半则在后堂加添了楼层，楼以楠木建设，地坪铺青色釉面砖。儒世谴责兄弟太奢华，弄不好要惹是非，朝中已经对江南富豪风气有成见。明世说，朝廷的开销还不都仗了苏松地区的赋税，并没有偷漏的。如此，明世的房间与书斋就都做在了楠木楼上。书斋关了三年，这时要打开扫尘，房间也空了三年，大太太不愿住，嫌上下楼不方便，二姨娘是不敢住。现在，小桃随明世回来，大太太很慷慨地说：小孩子家喜欢新鲜，腿脚又利索，让她住，也好照料爷们。于是，房间也启开，结幔挂帐。底下人嘴碎，说小桃是“一步登天”。

柯海的新房做在花厅旁的一个小套院，三间平房，十来步深的庭院，铺着细白石子，面上用暗红暗绿卵石嵌成图案，一孔月洞门隔成内外两进。外院仅两步，两面墙爬了常春藤。内院中央一棵

香樟树，树下安一具石桌，四具石鼓凳。正屋檐下是赵孟頫字的横额，堂上挂了古人的楹联，月洞门上凿了两个字：蕉风。多少是为迎合世家的风范，生怕受新媳妇的挑眼。从后窗望出去，白墙前立一具湖石，形状好似披盔戴甲的兵将，就算作将军石，边上再有几株美人蕉，这一幅小景是申家自己的趣味，有点孩子气，又有点媚阁气。

申明世到家是在秋分之时，喜期就定于立冬。这一段，柯海不得不安静下来，或者读书，或者同兄弟镇海做伴到天香园走走。镇海不像柯海早慧，书读得苦，这年刚过了童试，进县学，身体较为羸弱，行为举止便迟滞一些，亦步亦趋，都随哥哥的主意。天香园的荷花开着，这回是真栽的荷花，虽是晚季，却极盛，池边垂柳荡漾，桃林里果实熟透，香气扑鼻。这院子长了年岁，变得贞娴了。妹妹和荞麦带着小毛毛玩，小毛毛都会走道了。远远站了一高一矮两名看客，是小桃和小桃的毛毛，柯海镇海的小兄弟，取名奎海，乳名阿奎。小桃自觉身份位置不同，拿着架子，不跟那几个玩，冷着脸牵了阿奎的小手，不让他过去。小桃的身形纤长许多，有些亭亭的意思，怎么说，像个姑娘了。而荞麦，因为是被章师傅当女儿养的，所以还像个孩子。

今日的玩意儿极新鲜，什么呢？羊套车。那一具小车想必出自章师傅的手，只有通常车体的十之三分，长、高、宽，比例全对，车轮的毂、辐一无偏倚，牙抱得紧紧的，车斗围了栅栏，安了板凳。不上漆，上的是桐油，露着原木的纹理与颜色，木脂的气味还没散去。车辕上套的不是马和牛，是羊，大约是荞麦喂的，所以听得懂荞麦的话。荞麦只说一个字：住！停的时候是开走的意思，走时是跑，跑时则为停。荞麦坐前座双手牵绳驾辕，妹妹抱着小毛毛坐后座，三个人的表情都很肃穆，让柯海觉着好玩，又隐约有一种羡慕，羡慕她们会玩耍。那羊车笃笃地在池子边绕行，三圈两圈之后，再经过柯海镇海兄弟，车上就添了人，到底没抵住乘羊车的有趣，小桃